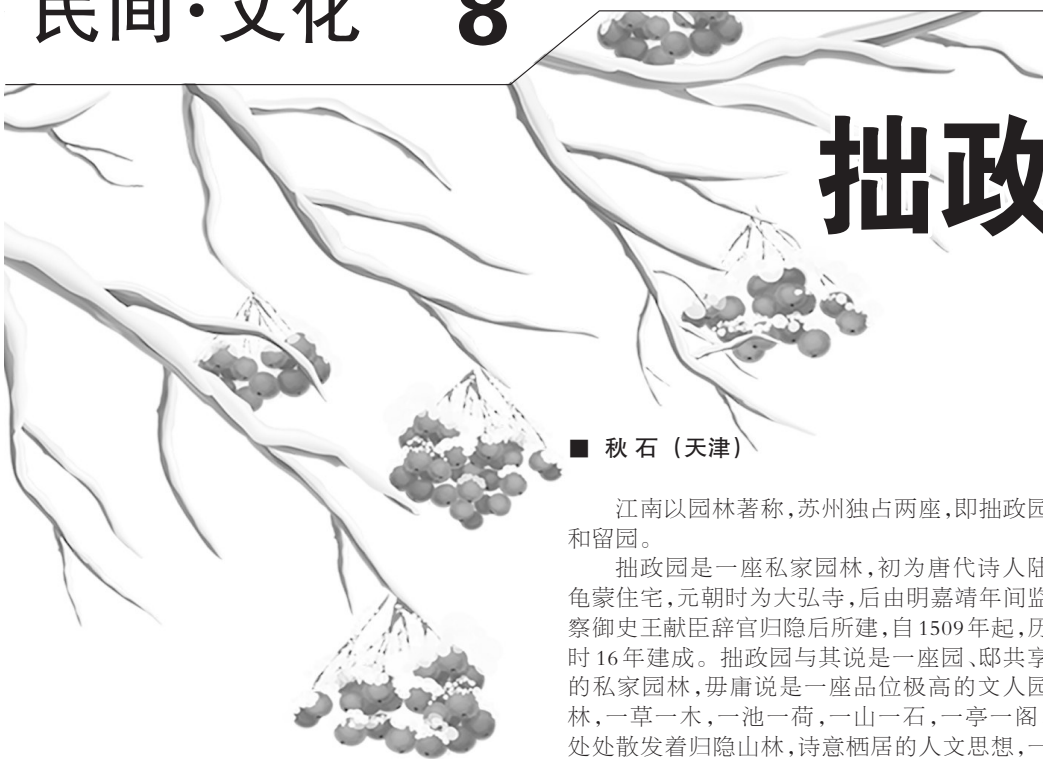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■ 秋石（天津）

江南以园林著称，苏州独占两座，即拙政园和留园。

拙政园是一座私家园林，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住宅，元朝时为大弘寺，后由明嘉靖年间监察御史王献臣辞官归隐后所建，自1509年起，历时16年建成。拙政园与其说是一座园、邸共享的私家园林，毋庸说是一座品位极高的人文园林，一草一木，一池一荷，一山一石，一亭一阁，处处散发着归隐山林、诗意栖居的人文思想，一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浅浅低吟，疑是陶公从遥远的终南山飘然而来。

从拙政园开合有度、疏而不空、密而不闭、朗而不旷、静而不寂的空间布局中，可窥见拙政园是一座邃远弘阔、曲径通幽、动静渗透的园林

■ 黄俊淮（四川）

世间种种，尤其是在“吃”这方面，一旦与苍蝇有所牵连，总不免令人心生嫌恶。可“苍蝇馆子”却是一个例外。

苍蝇馆子，并非苍蝇四处乱飞的馆子，它的说法源自家乡方言，指代那些价廉、简朴的路边餐馆。它们通常隐在偏僻的街角，每至用餐时分，便爆发出呛人的油烟。若你偶然经过这样的小店，一定会感觉到些许酸涩：狭小的房间、简陋的餐具，几桌一灯，便几乎是全部的装饰。这些尤为朴素的店铺，却承载了几代人的美好回忆。

『苍蝇馆子』的烟火气

在我老家楼下便有这么一家苍蝇馆子，叫作“李哥三样菜”。顾名思义，老板姓李，菜单上也只有三样菜。可若要论年龄辈分，我不应该叫他李哥，而是应当称呼李叔。老李是一位地道的壮汉，四十来岁，面脸寸头，膀阔腰粗，样貌上活脱脱就是古典小说里的屠户。事实上，他的性格也如外表一样粗犷，每当有行人站在店门前犹豫不决，他总会中气十足地招呼着：“快进来瞧一瞧，尝一尝，吃一顿不吃亏！”倘若生意红火，有人催促老李上菜，他便会皱起眉头，扯着大嗓门吼道：“马上来了

嘞！莫催莫催。”即便如此，大伙儿对老李并无怨言，反倒是赞他颇有个性。虽说店里只有三道菜，街坊邻居们却早已吃出了门道。每逢炎炎夏日，客人们通常会点上一份凉拌白肉，三两好友坐在桌前，一边谈天说地，一边大口吃肉，不多时，盘子便见了底。有人出手阔绰，催着老李再来一份，可更多人却只是意犹未尽地扒拉着空盘，恨不得把调味的葱蒜也送进嘴里。而到了冬天，热腾腾的蹄花汤则成了大家的心头挚爱。看着飘着油花的肉汤，再咬上几口软糯的猪蹄，一种暖意不由得漫上心头。

最后一道菜是红烧猪血，更像是桌桌必点的开胃菜，也是我曾经的心头好。小时候，很多个周末，我举着几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，买一份红烧猪血，一碗白饭。老李见我年纪小，总是有意为我多盛两勺。红烧猪血一入口，舌尖便洋溢着红油的浓香和猪血的美味。这朴素而美味的口感，是我童年的美好回忆。

用老一辈的话讲，他们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，却没听说过哪个烹饪猪肉的手艺能比老李更好。曾有人开玩笑似的向老李打听做菜秘诀，老李也只是笑着回答：“哪儿有什么秘诀啊，不过是我用心罢了。”据说，每天打烊之前，老李都会向食客征询意见，从选材到调味，从刀工到烹饪，十多年来，他已在菜肴配方上改进了许多次。不但如此，老李始终坚持不开分店，专心守住这份独特的匠心与品质。有人说老李不会包装自己，也有人说他格局太小。但这么多年过去，街道上其他餐馆的招牌换了又换，只有老李的小店，始终保持着纯真的烟火气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听过太多营销话术，见过太多稀奇菜品。然而，像老李这样，甘愿沉下心来，将平凡食材烹煮至非凡境界的人，已并不多见。或许，正是这些毫不起眼、质朴无华的苍蝇小馆，才能够带我们回归生活的本真，感受那份纯粹而简单的乐趣。



■ 范方启（安徽）

行至那方荷塘之畔，眼前萧索之景，着实出乎所料。犹记往昔，那一株株荷茎挺然而立，荷叶田田，荷花袅袅，其姿态万千，各呈其韵。荷花或含苞待放，犹如娇羞少女，将那一抹娇颜深藏于苞蕾之中，只待良辰轻绽芳华；或微微绽开两三片花瓣，恰似那轻启朱唇、欲语还休的佳人，半遮半掩间，更添几分韵味；或则全然舒展笑靥，宛如亭亭玉立之仙子下凡，衣袂飘飘，风姿绰约，于清风中摇曳生姿。而那荷叶，恰似一把把翠盖大伞，撑开在水面之上，为那娇羞的花朵遮风避雨、阻挡骄阳，使得花朵愈发娇艳动人，楚楚可怜。然而此刻，荷塘却沉睡了一般，了无生机，纵是当空丽日，晴空万里，却也难再借着那枯荷聆听那淅淅沥沥的雨声了。

见残荷，思绪自然而然地飘向了千年前的李商隐。

李商隐与枯荷结缘，实为偶然。唐文宗大和七年，渴望凭借科举踏入仕途的李商隐，奈何时运不济，于考场之上铩羽而归。仕途受挫，无奈之下欲投奔时任华州刺史的表叔崔戎，期冀能在其庇佑之下寻得一线转机。孰料，命运弄

人，原本已调任兖州观察使的崔戎，方至兖州，便溘然长逝。崔戎与李商隐，不仅有着亲缘之系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崔戎素重此青年才俊，对其赏识有加，此亦乃李商隐投奔于他的主因所在。崔戎的离世，浑如一记重锤，将李商隐那欲走捷径以入仕途的美好愿景击得粉碎，生活之无情，竟如此轻易地便将人打入困形。于是，李商隐只得黯然离开崔家，如一片飘零的落叶，在路姓人家的园亭暂且栖身，彼时，陪伴他的唯有那满池枯荷而已。

忽一日，秋雨渐渐，那细密的雨丝纷纷扬扬地洒落，滴落在枯荷之上，周遭一片寂静，唯余那错落有致的雨声，在枯荷之间清晰可闻。那萧瑟的、轻轻敲打残荷的雨声，竟别有一番空灵之美。残荷，于世俗眼中，已无多少留存价值，在此番偶然的情境交融之下，却生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美感。李商隐，这位羁旅漂泊、满心寂寞之人，因聆听这枯荷秋雨之清韵，心境竟也随之开阔起来。想其彼时，四处碰壁，初时心情定然落寞万分，触景生情，眼中之残荷，或许在他看来，便是自身命运之写照。然而，机缘巧合之下，这残荷秋雨之景，却为那他那黯淡的心境带来了一抹亮色，呈现出了意想不到的生机，由此可见，人生

体系，是一部爬满绿苔的“线装书”，古老而厚重。拙政园天人合一的造园艺术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拙政园以水为魂，七十八亩的总面积中，水面竟占了五分之三。苏州是江南水乡，浩瀚的湖泊，星罗棋布的池塘水网，孕育了古老的良渚文明，建造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古典园林，当然离不开一泓澄澈之水。在园中凿渠引水，清溪植荷，“林气映气，竹阴在地，日长若岁，水静于水”，枕水捞月，谈古论今，汨汨的清流，潜入草木之心，渗入人的骨头，那荷便婷出碧色，满园馨香扑鼻，早有蜻蜓立得人滋生味。

拙政园叠石置山，物象奇诡，山中见石，石中见奇，山石互衬，植被互托，于自然中见峥嵘，觅得人生的况味。苏州拙政园体量宏大，建筑艺术精美绝伦，堪称一座恢宏的艺术殿堂。体现在空间格局的布置与亭、台、楼、轩、廊、桥、阁、榭的设计建造上。拙政园分东、中、西三个部分：东园，疏朗旷逸，追求田园之味，有兰雪堂、芙蓉榭、秋香馆、倚虹亭等堂、亭建筑；中园是拙政园的主

于纸上。

汉字之美，美在其音。每一个汉字的“字音”，都是由声、韵、调三个要素构成的。书法家启功先生说：“高高矮矮、抑抑扬扬的汉语诗歌是有音乐性的，诗句的音乐性正来自汉语单字的音乐性。”确实，正因汉字这种独特而迷人的音乐性，在岁月的悠悠长河里，我们才拥有了璀璨夺目的唐诗、婉约豪放的宋词以及通俗生动的元曲。它们无一不展现出音律之美，如同一串串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中华文化的浩瀚星空之中。

汉字之美，美在其意。你如果细品汉字，会感慨汉字的博大精深。光是“水”之一物，中国古人仰观天地、俯察万物，便依中间蜿蜒，旁边朵朵跃动浪花的河流之志态造“水”；凭大江奔涌之姿造“川”；按清流出山之象造“泉”；循水纹荡漾之象造“波”；借水势浩渺之象造“海”；缘雨珠下落之象造“滴”；据水积土累之象造“注”……华夏先民以感性的方式直观世界，并将这一审美体验凝聚在他们所创制的“华文”中，每一个汉字，都有其独特隽永的意义，每一字都有其独特的乾坤。

汉字之美，美在其髓。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曾

冬笋韵 亲情长

片竹林寻了个遍，我却一无所获。这时，父亲走了过来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笑着说道：“别着急，挖冬笋需要耐心与细心。你看，这是根老竹子，沿着它的根部看看，这里就有一个大的裂缝，下面应该就有冬笋。”说完，父亲拿起锄头，小心翼翼地挖开四周的泥土，果不其然，一个胖乎乎的冬笋露出了头。我急着把冬笋挖出来，没想到，一锄头下去冬笋顿时成了两截，鲜脆的上半年被刨了出来，而下半年还藏在泥土里。父亲看了我挖出的半截冬笋，连声说着“可惜了”。他告诉我，泥土的裂缝越大，说明冬笋越大，下锄头的时候更要小心，要先把四周的泥土挖松，再一点点刨开，等冬笋露出了全身，再用锄头挖它的根部，这样就挖出了整个冬笋。

在父亲的指导下，我渐渐掌握了挖冬笋的技巧。刚刚挖出的冬笋带着泥土的气息，每个

领悟残荷

人，原本已调任兖州观察使的崔戎，方至兖州，便溘然长逝。崔戎与李商隐，不仅有着亲缘之系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崔戎素重此青年才俊，对其赏识有加，此亦乃李商隐投奔于他的主因所在。崔戎的离世，浑如一记重锤，将李商隐那欲走捷径以入仕途的美好愿景击得粉碎，生活之无情，竟如此轻易地便将人打入困形。于是，李商隐只得黯然离开崔家，如一片飘零的落叶，在路姓人家的园亭暂且栖身，彼时，陪伴他的唯有那满池枯荷而已。

忽一日，秋雨渐渐，那细密的雨丝纷纷扬扬地洒落，滴落在枯荷之上，周遭一片寂静，唯余那错落有致的雨声，在枯荷之间清晰可闻。那萧瑟的、轻轻敲打残荷的雨声，竟别有一番空灵之美。残荷，于世俗眼中，已无多少留存价值，在此番偶然的情境交融之下，却生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美感。李商隐，这位羁旅漂泊、满心寂寞之人，因聆听这枯荷秋雨之清韵，心境竟也随之开阔起来。想其彼时，四处碰壁，初时心情定然落寞万分，触景生情，眼中之残荷，或许在他看来，便是自身命运之写照。然而，机缘巧合之下，这残荷秋雨之景，却为那他那黯淡的心境带来了一抹亮色，呈现出了意想不到的生机，由此可见，人生

园，楼台错落，一派典雅之姿，有梧竹幽居、听雨轩、绿漪亭、远香堂、小香洲等轩、亭幽居；西园曲径回环，极有隐逸之趣，以倒影楼、宜两亭、留听阁、十八曼陀罗馆等楼阁入景。这些建筑多数以歇山顶构建，锐角突兀，体现运动之势；有的雕梁画栋，镂空精美；有的窗中含景，景中有物；有的隐于草木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；有的借影成景，塔影浮动；有的几案典雅，琴棋书画，沉香千手……整座园子，如同异彩纷呈的人间艺术宝库，弥足珍贵。

拙政园的名人效应，历久弥新。清康熙二十三年农历九月，秋高气爽，康熙大帝启銮南巡，巡视姑苏城后，直奔大名鼎鼎的拙政园，但此时的拙政园内，秋风萧瑟，一片凋敝之象，康熙帝心中的雅兴一下子跌落，便悄然而退，只可惜未留下只言片语。与康熙不同的是，乾隆皇帝曾多次驾临拙政园，对拙政园情有独钟，并御笔题额“真趣”二字，使拙政园集聚了王者之气。咸丰十年，李秀成挥师苏州后，一度将拙政园辟为“忠王府”，并潜心打造，臻至完美。晚清重臣李鸿章主政江苏时，也曾将拙政

如此描述：“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这诚然只是传说，世上何来四目仓颉呢？有的，只是漫天遍地求知若渴的中华先民罢了。但我想，“天雨粟，鬼夜哭”，恐怕是当时人们心情的最真实写照：原本只能口口相传的宝贵经验，突然有了另外一种存留和传播的手段，这意味着，他们的后子孙不必再重复他们当年的弯路，对此，怎能不是连“鬼”都喜极而泣？“一”画开天，从此，去蒙开昧，原本微弱的文明火种，在他们的泪光中，跃动、闪耀，直至绽放……

正因此，自造字之初，他们便将自身对世界的思考，对后世殷殷的期盼，编制成一个个密码，蕴藏在一个个字符之中。一撇一捺，便是一“人”，顶天立地，尽显担当；双木成“林”，三人为“众”，只有团结，方有出路；止戈为“武”，大国重器，只为和平……方正的中国字里，藏着数不胜数的人生哲学，那是中国的老祖先，将他们的良善和大智大慧，凝练于汉字之中永恒的智慧结晶，这是汉字的大美，美不可言。

这正是汉字的这种神奇，它才得以跨越千年，代代传承。何止于汉字本身呢？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，又何尝不是因为这种种美，即便历经风霜苦难，却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发展壮大呢？让我们珍惜和传承这些美，让汉字的魅力和民族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

冬笋韵 亲情长

冬笋形状不一，大的如同鼓着大肚子的纺线锤，小的像弯弯的牛角。一上午的时间，大大小小的冬笋装了半个背篓。父亲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看着背篓的冬笋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回到家后，母亲将我们挖回的冬笋洗净、去皮，切成薄片，与腊肉一起炒制。我们围坐在餐桌旁，品尝着这美味的菜肴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……

如今，城市里的生活虽然丰富多彩，却少了那份与大自然亲近的宁静与温暖。每当冬日来临，我总会想起那些与父亲一起挖冬笋的日子，想起那片茂密的竹林，想起母亲做的冬笋炒腊肉。

远传冬笋味，更觉彩衣春。冬笋，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材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期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父亲一起走进山林，去寻觅那藏在泥土之下的温暖与幸福。

之路，偶遇坎坷，亦不应过早地灰心丧气。

残荷，不过是暂且听任雨打风吹之洗礼罢了。其存在，并非仅仅为了取悦那从天而降的雨滴。观那连接荷梗之处，乃是深埋于淤泥之中的藕，虽荷叶已然枯败凋零，然其与藕根脉相连，割舍不下。此般情形，亦足以让人豁然开朗，感喟这世间万物皆有其情之所系。

由这残荷之身，仿佛瞧见了人生影踪。在那悠悠生命长河中，皆会历经繁华与落寞之更迭交替。当身处辉煌之际，恰似那盛开的荷花一般，绚烂夺目，光彩照人，尽享世间之荣宠；而当遭遇困境之时，便如这残荷一般，看似凋零破败，实则内里蕴含着无尽之力量。残荷虽已褪去了往日的光彩，然其依旧坚守于斯，静候着下一个季节的复苏。正如我们在人生低谷中，不应为挫折所打倒，而当坚守内心之信念，以待云开月明之时。

残荷不残，此非止观其表象便可洞悉。待得时光流转，岁月更迭，再来观荷，想必又会是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由此观之，人生路上，暂时的退却，或许正是为了日后更为风光的复出而积蓄能量之举，万不可将这退却视作消极之举，此或许正是与困难交锋的另一种睿智之方式。人生之路，当一步一个脚印，只要肯付出努力，总会收获那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园作巡抚行轅。明清以来，除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吴中四才子外，还有张履谦、赵之谦、袁枚、赵翼、钱大昕、洪均、陆润庠、周瘦鹃、钱君匋等一拨拨文人，或在拙政园小居，或徜徉逍遙，或赋诗留墨，拙政园俨然一座文人骚客们的艺术沙龙。

拙政园的文化内涵，沉淀于岁月的土壤中。坐落于太湖之畔的拙政园，环境幽谧，楼阁亭台，小桥流水，花香鸟语，自然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理想中的桃花源。他们如鱼得水般在这块风水宝地吟诗作画，题额作联，如文徵明题写“梧竹幽居”；清末二状元，洪均题写的“卅六鸳鸯”等。再如园中大量的楹联，如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半潭秋水一房山”“雨醒诗梦来蕉叶，风载书声出藕花”等，让人嗅到一阵阵文化的芬芳，让无数入园者，从每一滴雨声中，听见平平仄仄的韵脚；从每一声鸟鸣中，听见山水的音律；从每一片叶片中，窥见江南的诗意。

拙政园，是一处疗伤的心灵栖息地，是一方涵养心志的清泉沃土，是一部古色古香的“线装书”。

流金岁月里的老歌

■ 刘小兵（湖南）

每当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行走在热闹的大街上时，我总会被街道两旁店铺里传来的一首首经典老歌所感染。走走停停间，记忆总是会被飘荡的歌声所牵引，仿佛让我回到了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齐秦以沧桑、忧郁的歌喉，从灵魂深处唱出的《外面的世界》，曾激起我对人生世界的无限向往和渴求。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我，总不安于自己所面临的处境，一年到头，总想寻求点什么、突破些什么。直到有一次回乡，目睹打工归来的亲友两手空空、怅然若失的样子，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只有精彩，写满的更多是无奈。幡然醒悟的我不再彷徨，于是告别以往渴望浪迹天涯的不切实际，安下心来，捧起一本本经典名著研读起来。读累了，则打开黑色的录音机，一遍遍地听《外面的世界》《朋友》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等经典老歌，在或感伤或激昂或忧虑或开朗的歌声中，放松心情。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跳荡的山泉，在我的心灵流淌。在我劳累了一天之后，由外到内浸润至灵魂深处，让疲惫的心从此不再顾虑重重。

后来，随着结婚成家，对人生的理解变得更为现实。努力活好每一天，渐渐成了我的人生信条。而在日益成熟中，我也一扫青春年少时的多愁善感，开始变得乐观和开朗起来。彼时，不再沉溺于齐秦、王杰、陈百强等歌坛王子们沧桑的歌声里，转而对黄家驹的《光辉岁月》、凤凰传奇的《自由飞翔》、汪峰的《怒放的生命》这类激情豪放的歌曲情有独钟起来。伴着这些歌声，白天，我面对着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工作任务，咬牙打拼。晚上回到家，吃过晚饭，拧亮台灯，便在夜色溶溶中品味书香。春来暑往，挑灯夜读的日子是艰辛的，而疲倦想放弃时，只要一想到那些歌声，余音缭绕中，就仿佛听到了生命铿锵的强音，将我茫然的心一次次唤醒。

如今，人到中年，我依然喜欢听那些经典老歌。《祝福》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《晚秋》每一首都烙着时代的印痕，歌咏着岁月的变迁，诉说着人世间的幸福与温暖。尤其是冬日暖阳当头朗照的日子，我都会静静地守在电脑桌旁，而后在歌曲循环播送中，合着音乐的节拍，反复聆听与品味着那些隽永的歌声。我与音乐中的主人公，同悲同喜共共鸣，共同啜着人生的况味。不过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时下的我对于听歌，较之以往，已多了不少的沉稳与自恰。正所谓心静莲花开，从容又自在。那种坦然的心境，让我早已不再纠结于一时、一事的得与失。而想得更多、念得更多的，则是如何走好人生的下半场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种豁达的态度，与我爱听老歌尤其是经典老歌，有着莫大的关联。人常说，岁月是一首歌。的确如此，每个人，都是生命的歌者，歌词和旋律都由自己谱写，谁付出了真心、留下了真情，谁就会谱出好歌甚至是经典之歌。

聆听经典老歌，伴我一路成长，从默默感伤到豪情万丈，让我一次次心为所动，受用无穷。这么多年，听了不少的老歌，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声中，品味着或辛酸或激昂或温馨或浪漫或悠闲或恬淡的人生，思想得到了升华，境界得到了提升，心灵也得到了充实。

哦，意味隽永的听歌岁月哟，总在我心里漾起别样情怀……

